



泰拳 血與汗的搏擊

相傳泰拳源於中國，從雲南騰冲及西雙版納的傣族村發跡，再沿貫穿中泰的湄公河南下泰國，然後轉化成今時今日泰國人以之維生的擂台技藝。功夫的形成，離不開環境，泰拳簡單，招式直接，沒有多餘的設計，但每一擊，都是力的表現，殺傷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泰國職業拳手在炎熱的天氣下練習揮拳、踢腳，每天的練習量非常大，一身技藝「有花有假」，是被生活環境迫出來的。

平時去泰國旅行，所看到的泰拳大多都是表演性質居多，但職業泰拳手的擂台爭霸並不是純粹為了博得觀眾掌聲喝采，而是以生命換取金錢支撐家庭。詠春教練楊永勳在泰拳手的格鬥擂台親眼目睹他們如何肉搏，「他們練習時發出的聲音，已經讓人心驚。」如果不是為了生存，誰願意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。不像中國，武功是富貴人家的玩意，拜師學藝要錢，買兵器要錢，窮苦人家付不起；泰國正好相反，為了搵食不得不打，擂台上的冠軍與金錢劃上等號，而冠軍也不是「你的拳法有多厲害，純粹是你有幾捱得。」



反，為了搵食不得不打，擂台上的冠軍與金錢劃上等號，而冠軍也不是「你的拳法有多厲害，純粹是你有幾捱得。」

尋找功夫傳奇



西斯特瑪 殺人於無形

西斯特瑪 (Systema) 是俄羅斯吸納各家武術衍生的武術形式，講求原則與心法，配合個人的心態修為，熟練者能將人「秒殺」。西斯特瑪歷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公元十世紀，聞名的哥薩克騎兵據說也有修練，其後為蘇聯軍方採納整理，用以訓練特種部隊。學習西斯特瑪，關鍵在其心法：呼吸要平穩、身體要放鬆、不斷移動及保持遊戲的心情。乍聽之下頭霧水，但在危機時要做到以上四點，難之又難。「呼吸要一直保持自然不亂；而他們會以鞭、棍打你，讓你的身體放鬆，這就像你去把一塊硬牛排打鬆一樣，因為人平常所說的放鬆並不是真的放鬆了；當你被打到趴在地上時，你也要不斷移動，用背去爬走，因為移動才有生機；最後你要有玩的心情，也就是不怕死的精神，這是一種 mind training。」東方體育會總教練李嘉笑言。

西斯特瑪沒有招式，也不像泰拳那樣可以比賽，只用在戰場上，因而不用則已，一用必定見血，一般只用來訓練間諜、特務。



功夫，是傳統哲學、宗教、民族技藝、生活精神的結合體，博大精深，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一個字概括——打。電影《一代宗師》裡的葉問，是傳奇武術家，為發揚詠春孜孜不倦；即將上映的《冬蔭功2》，Tony Jaa 再度演繹泰拳手的血與淚；甚至連《浪魂47》裡的奇洛李維斯，長劍一起一落，也表現了日本劍士的精神與追求。

中國功夫如少林、武當、洪拳、太極等，大家耳熟能詳，鄰近地區如泰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地，也略有涉獵，但俄羅斯、印度的功夫，則可能聞之未聞。不同地方的功夫，都有各自的精神追求與文化底蘊，中國功夫走至今天，不是後繼無人便是走向大眾娛樂化，傳統功夫如何傳承，像日本一樣走系統化的「考帶」制度，像泰國一樣設立「擂台」制，還是死守傳統，是亟待考慮的問題。

《功夫傳奇》第三輯開播，監製倪秉郎，率領李嘉、王威健、楊永勳等師傅，尋找各國武術傳奇，省思中國功夫的未來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香港電台



古武術 去新存舊

日本武術側重於精神，日本人習武不追求廣博，反而在來來回回幾個招式中精益求精。日本人非常看重禮儀，吃飯、社交都有一套禮儀，習武也不例外。練功第一點，先入館拜拜，向師傅敬禮，鞠躬，練完後師傅與徒弟會一起收拾、打掃。說到日本武術，不得不提「柳生新陰流」，新陰流是日本十五世紀出現的劍術流派，上泉伊勢守的弟子柳生宗嚴從新陰流中繼承、發展，成為之後的柳生新陰流。學習柳生新陰流者，會穿着如同浪客劍士般的道袍，以人劍合一為其終極目標。柳生新陰流對日本武術最大的貢獻是設計了「袋竹刀」，以空心竹做成的刀，再在刀外加上一層皮革，減低練習帶來的傷害。日本人為了保留純粹的古武術，成立研究室，讓喜歡古武術的人透過對打一起交流，他們不要創新，只希望保留傳統文化。

而集劍道和柔道，又保留了日本傳統武術的「合氣道」也彰顯了日本學武之人的追求。王威健師傅便直言，合氣道招式來來去去都是那幾招，都是對準人的關節來打，打不死人，卻會讓你痛，讓你不要再打下去。「他們不是拿來殺敵，而是希望你不要再打。我以前一直覺得日本人有很分明的界線，很好戰，但與老師相處過以後，發現老一輩的人經歷過戰爭、天災，國家的資源又不多，所以他們很珍惜一切，不希望與人起衝突。他們更重視精神上的修為，不像中國人追求十八般武藝樣樣精，他們一生就練那麼幾招，練得非常精。」

《功夫傳奇III之決戰邊疆》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十八日，逢星期六晚上七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，於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，觀眾亦可於港台網站重溫節目。



印度武術 先通全身

印度武術很有趣，學武功先要學內功，必須打通全身脈絡。他們先通鼻喉，以抹上椰子油的膠喉，貫穿鼻喉，清除髒物後，呼吸會更暢通；然後再放一大盆水，加上食鹽，習武者必須用銀杯盛着鹽水直灌喉嚨，灌得差不多就開始嘔吐，把食道裡的髒物吐出後；再用蕉葉包裹全身，在正午十二點陽光照射下「清毛孔」；最後還必須「清肛門」，完成所有步驟後，全身清乾淨了，才開始練功。感覺未開始練習，已經被死死，但他們相信清身體有助於排毒，讓人能夠以輕盈之姿、冷靜的頭腦去應對。

印度的傳統武術 Kalaripayattu 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，他們利用兵器如長槍、長棍、刀、軟劍等對打，但所謂的對打不是自由對打，而是套好招式的組合對打。因為技擊空間過於原始，又套好路數，武術雖然保留了傳統的部分，卻不太實用。



影訊

文：笑笑

圖靈獲特赦 傳記電影明年上映

電腦之父圖靈生平低調，模擬人腦運算設計出「圖靈機」（電腦的原型），又在二戰破譯德軍的通訊密碼系統「Enigma」，卻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同性戀被定罪，被迫接受「治療」，最後傳聞吞下毒蘋果逝世。白雪公主式的死法，沒有王子救駕，圖靈死後59年，日前終獲英女王「特赦」，擺脫污名。

《衛報》報道指，英國司法大臣 Chris Grayling 宣讀特赦令時，稱圖靈有豐富的想像力，其卓越的發明對結束二戰有很大的幫助，挽救無數生命。他後來因為同性戀罪而蒙受污名，英國政府考慮到當時的判決，認為「不公義」、有「歧視」傾向，遂決定特赦其罪行，並重申其科學成就及對戰爭的貢獻。

此前，英國民眾多次發起聯署活動，一眾科學家如霍金等，亦多次要求當局特赦圖靈，前英國首相白高敦便曾正式就事件道歉，現任首相亦就特赦指「圖靈是了不起的人，他留下顯著的成就。」

圖靈得以「正名」，再一次肯定了偉人偉事不需張揚，歷史終會還你公道。圖靈的事跡，本身便足夠精彩，早前便有傳摩丹泰頓 (Morten Tyldum) 將拍攝《The Imitation Game》這部以圖靈生平為脈絡的電影，預計明年上映。摩丹泰頓執導的前作《獵頭遊戲》口碑不俗，再加上找來英國男星甘巴貝治 (Benedict Cumberbatch) 擔綱主角，福爾摩斯搖身一變成為落泊科學家。不過，甘巴貝治曾在 BBC 劇集《Hawking》扮演著名物理學家霍金，又在新作《The Fifth Estate》飾演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(Julian Assange)，演技備受肯定。

電影改編自 Andrew Hodges 撰寫的傳記小說



《Alan Turing: The Enigma》，側重於圖靈由設計圖靈機到破解 Enigma 的心路歷程，亦道出他因為出櫃而被官方打壓，自殺收場的戲劇性結局。小說落到摩丹泰頓手中，但願不要過於偏離事實，還大家一個真實的電腦之父。

影碟別注

文：亞里安

《勁揪俠2》 紅綠紫天煞孤星

三年前《勁揪俠》一鳴驚人，等同《Superbad》、《保衛奇俠》、塔倫天奴三合一，沿途開心過癮好玩有 Fun，骨子裡道出世上沒有真英雄，甚至擺明反英雄主義。勁揪俠及赤霧是不自量力的傻小子，大爸與紫天椒有好身手，兩者相映成趣，一切由私人恩怨出發，並非超級英雄做惡懲奸，只是凡人從仇恨中產生超凡力量，跟甚麼擁有的力量愈大、責任愈大之說，完全背道而馳。

上回最後以赤霧面向鏡頭放冷槍作結，事先張揚下集內容，報仇雪恨停不了。繼赤霧及紫天椒先後喪命，今次連勁揪俠都要加入天煞孤星之列，編劇有心注入美國典型單親家庭問題症候群元素，在紫天椒的青春成長困惑期大做文章之餘，企圖成就出「選擇屬於自己人生」的終極理念，尤其對集體意識既定制度下的一套所謂人生價值觀，作出強烈的質疑。

其實，只要留心片中人物的設定取向，根本就是當下的社會階層縮影。勁揪俠一眾人源自低下階層，譬如赤霧是以財凌人的大獨裁者、是自以為是的高中女生，沉迷於無知的 Barbie 生活圈，對世事不聞不問。

不過，新導演 Jeff Wadlow 接拍，笑料及動作均比前作失色不少，不及 Matthew Vaughn 那樣玩創出位，滿以為赤霧反擊戰來勢洶洶，怎料黯淡收場，全程招兵買馬的大龍鳳，竟搞得沒頭沒尾爛尾收場，取材自《夢斷城西》的致敬變版，群舞變群打似趕工草草了事，完全掀不起任何高潮張力。

占基利客串的愛國者軍人不算有趣，不及女魔頭 Mother Russia 搶鏡，女魔頭既有昔日占士邦的壞人本色，外形更令人想起《洛奇》第四集的龍格爾女版變身。藍光碟 Bonus Features 首推紫天椒的 Van 仔動作特技揭秘，及大爸回歸的兩分鐘珍貴片段，還有一個截然不同的開場版本。



銀幕短打

風暴之後

其實不用很多年之後，我們也會曉得袁錦麟的《風暴》，它不只是一部電影那麼簡單。《風暴》在香港電影史上，應該有一定的分水嶺意義，換言之，它是一部值得標誌的作品。

我這樣說當然和影片的水平無關。該片導演袁錦麟，自編自導，行外觀舉初看，不少以為他是電影學院剛畢業的新人，驚嘆江志強和劉德華為何會投資他拍片。其實他出道歷史悠久，寫過不少劇本，更重要的是他專攻特技，協助陳木勝拍過不少動作片。以往從攝影轉做導演的大有人在（劉偉強、杜可風、鮑德熹），而今天特效指導轉做導演，充分展示了影像話事人的新權力譜系。

以往港產動作片的特點，在於實牙實齒，明刀明

槍。成龍真人高樓躍下，飛車爆破，特技人以血肉之軀挑戰視聽感官，無數「龍虎武師」和演員，前仆後繼。數碼技術普及後，「戲假使再咁辛苦去拍」，一塊綠幕，將人頭湧湧、飛車場面、中環滯陷（《風暴》中林家棟在石屎雨下奔跑，堪稱代表）都以合成影像解決，問題是：技術真的到了觀眾可以接受的水平嗎？真的可以與以為可以之間的距離，究竟有多大？其實在活動影像之前，尤其在海報廣告的固定影像範疇，製作者早表現出對實感的極度輕視。那兒子在爸



爸臉上畫鬍子的廣告（居然是平面添加）、某銀行職員套上機械臂及畫廊字畫廣告等，設計師都不採取花費不會增加多少的舊式拍法，直接改用合成影像，造成令人尷尬的虛假印象，與廣告原訊息格格不入，甚至形成反諷。

這一切與其說觀眾要求下降了，不如說製作人自己把要求調低了。一句話：不認真、不專業，又或者以為「數碼一代」看慣了合成影像，一定可以接受。對此，我只能不斷大聲吶喊：不是這樣的！影像文化革命，不是這樣的，革命不是要人偷懶、離開專業精神，而是讓人變得更有動力，更專注於前路。

文：朗天